居边话旧

一罾捞起旧时光

□曾剑青

许久没有去海边的舅舅家,趁周末有空,我给他打了个电话,说想回去看看。舅舅听了很高兴,连声说:“好,好,你好长时间没来,我都想你咯。”

那天吃完午饭,舅舅问我要不要去海边走走?我立马点头答应。不同于现在回来的次数屈指可数,以前只要放假了,我都要回舅舅家住几天,除了陪伴外婆,还会跟着舅舅去赶海。印象中无论是捕鱼、抓虾,还是挖海蛎、捞花蛤,对舅舅来说都不是难事。


(CFP 图)

“还记得那个工具吗?”在沙滩上散步时,舅舅忽然指了指前方,我抬头一瞧,不远处有一位渔民正举着一个特别的工具在捕鱼。“记得,您以前每次捕鱼都会带着。”眼前的一幕唤醒了脑海里的记忆,我想起舅舅提过这个工具叫作“扳罾”,本地人也习惯叫它“桦罾”。初听这个别名,我只知道这个工具是用桦木做的,因为舅舅曾提过这种木材坚韧耐水,是造船、打制家具的好材料。后来有次查阅资料,看见“罾”这个字的解释,才知道它指的是一种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方形渔网,形似仰起的伞盖,将其沉入水中,待鱼虾游过后再提起就能“一网打尽”。

记得《汉书》中也有对扳罾的描述,说的是“形如仰伞盖,四维而举之”。可见这个工具的构造并不复杂,它通常是由两根木棍或竹竿交叉组成剪刀形状的架子,再往上面套上一张网兜。捕鱼时,只需将扳罾的网兜展开浸入海水中,等网平稳沉入浅海的水底,再双手握架子等待鱼虾“自投罗网”。一段时间后,猛地提起扳罾,就能看见鱼虾聚集在网兜底部了。小时候听舅舅提过,早年间靠海为生的渔家人,还会把趁手的扳罾当作“传家宝”,不少渔民下海捕鱼用的扳罾就是祖辈们传下来的,这些工具看起来粗朴老旧,却比新做的好用。

那年我个子长高一些,力气也变大了,舅舅才决定教我使用扳罾的方法。那日天刚蒙蒙亮,海水约莫能淹没脚踝,舅舅把手里的扳罾往沙滩上一放,对我说:“来试试。”我一边踩着湿漉漉的沙子,一边按照他说的方法把扳罾往水里一放,先让木棍搭的架子贴着水面,再让撑开的网兜缓缓落入水中。舅舅在旁边看着,不时提醒一句:“脚站稳,腰要挺直。”我试着移动扳罾,却感觉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拽着,没走几步就脚底一滑,瞬间摔倒在地,手里的扳罾还翻了个底朝天。舅舅见状,赶紧安慰说这事急不得,得慢慢练才行。

连续练了几次,我总算掌握了一些技巧,也明白了舅舅为何总说扳罾与渔人是绑在一起的“联动体”。因为使用扳罾时不仅得注意观察海水的涨退,还得用网兜轻轻拢住水里的鱼虾,时不时又要抖几下扳罾,让网兜里的鱼虾逃不出去。

扳罾能捕鱼虾,也能逮住螃蟹,记得有次发现网兜里钻进一只大青蟹,我当下乐得差点叫出声,又怕它跑了,最后只得将扳罾和蟹一起搂在怀里,再一步一步慢慢往家的方向挪动脚步。后来跟孩子们提起这件往事,我还感慨当时没有手机,不然还能拍下那只威风的青蟹留作纪念。

现在,捕鱼虾的工具变多了,扳罾这个老物件渐渐少有人用了,舅舅年纪大了,也不再下海劳作,常用的那个扳罾便收进了储物间,孤零零地倚在墙角蒙尘,网兜许久没有打理,还缠成一团。这天散步回家,我又从储物间翻出那个扳罾,舅舅看见了,笑说他回头抽空把这个老工具修一修,换一片新网,说不定还能用它在浅滩捞些海货回来。我听了心里一热,忙说:“那我下次回来,您教我再用它捞一回海货。”舅舅笑着应下,说修好了就放在门口,等我来了随时去赶海。我把扳罾轻轻靠回墙角,忽然觉得这个老物件蒙了灰不要紧,只要还有人惦记着它,愿意再把它修好、带出门,它就不算真正老去。

每日佳句

那些暂时看不到收获的默默耕耘,不是停滞不前,而是沉下心来的扎根。

幸福讲义

回家喝一碗热汤

□李家军

这天下午,我正忙着,母亲的电话打了过来,她依旧是长话短说:“明天炖羊肉汤,你记得回来吃饭啊。”听我应了一声,母亲没再多说什么,只是交代了一句“注意身体”,便挂断了电话,生怕耽误我工作。

办公室里不冷不热,窗外却已有几片梧桐叶飘飘荡荡,从窗边飘过又旋着飞向楼下。最近气温骤降,寒意从海上吹来,绕过楼房与街巷,又钻进领口,让人惊觉薄外套已然挡不住凉意了。想到这里,我也明白了母亲为何喊我回家喝汤了。

隔天下班后,我开车直奔父母住的小区,停好车后,还没走进楼道就闻到淡淡的饭菜香,我心想这就是住在老小区的好处,不必看时间,闻到饭香就知道到饭点了。推门进屋,没看见父母的身影,我走到厨房门口,往里一瞧,父亲正忙着清洗白萝卜,母亲则握着勺子守在砂锅边,时不时掀开盖子看一看火候。两人听见动静,转头瞧见是我回来了,嘴角都扬了起来。我凑过去想要帮忙,父亲却说:“水凉,你别碰,去客厅吃些点心。”直到现在,父亲依旧把我当成那个放学回来、扔下书包就找东西吃的孩子。

羊肉已经炖在砂锅里,汤色微微发白,几片姜浮在上面,香味飘得满屋都是。母亲见我还倚着门框不肯走,便念叨起这羊肉是昨天买的,回来先用清水洗过,又泡了一晚,还焯了一遍水,肯定没有膻味了。说话间,母亲又接过父亲洗好的白萝卜往菜板上一搁,先削皮,再将萝卜切成厚块,最后全部放进锅里和羊肉一起炖煮。燃气灶的火调得很小,锅盖依旧被热气顶得噗噗作响,父亲让我和母亲回客厅聊天,自己则搬了张小凳子坐在灶台边剥蒜,不时抬头看一眼锅,他说这汤要人守着,才能慢慢炖出滋味来。

想起过去入冬后回老家,外婆也常用砂锅炖羊肉给我补身体。那时羊肉不便宜,外婆每次都会往锅里多添些白萝卜或大白菜,等汤炖好了,再拿筷子在锅底拨一拨,把肉挑出来给我吃,而外婆的碗里只有蔬菜和汤。我有次问外婆怎么不吃肉?她笑说自己牙口不好,咬不动,也怕肉塞牙。我还真信了这话许多年,直到后来自己有了孩子,有时给孩子夹菜时会脱口而出一句“我不爱吃”,才忽然明白,长辈们的许多“不爱”,都是不能当真的。

那只砂锅后来有裂纹了,不能再用,外婆也已不在了。可有些声音还是留了下来:刀落在砧板上的笃笃声,汤滚时的咕嘟声,还有碗筷碰到一起的响声。平日里它们不知藏在哪里,天一冷,便都从记忆深处回来了。

羊肉汤终于炖好了,母亲又炒了几道菜,家里那张小饭桌很快又摆得满满当当。父亲舀了一碗汤放到我的面前,提醒我趁热喝,接着起身回厨房拿醋碟,还问母亲要不要胡椒粉?父母又为羊肉汤里放不放葱花拌了几句嘴,最后各盛各的,谁也没说服谁。这样的场景对我来说不陌生,只是以前觉得稀松平常,如今再看,心里却觉得格外踏实温暖。

汤喝进嘴里滋味鲜美,羊肉炖得酥而不柴,萝卜也留着一点清甜。我吃得额头冒汗,便脱去了外套,母亲看见了又开始念叨,说这个季节不能贪凉,要注意保暖。父亲低头喝汤,随口搭了一句:“觉得冷了,孩子自然懂得添衣服。”话虽这样说,吃完饭,父亲还是找出一条围巾,叮嘱我等会出门时戴着。

临走时,剩下的半锅汤被母亲装进保温桶里,交代我带回去,说第二天可以煮面条吃。见我嫌沉,她便把保温桶往父亲手里一塞,说:“你拿下去,放在孩子车上。”父亲嘴上说我懒,脚已经换了鞋。


(CFP 图)

我的车开出小区时,路灯刚亮,挡风玻璃上浮起一层薄雾,身旁的保温桶还带着热气。第二天早晨,我用剩下的汤煮了一碗面,汤沸腾时闻到熟悉的香味,我不禁轻声说了句:“这就是幸福的味道啊。”

微观百态

故乡的补锅匠

□郑显发

十一月的风卷着落
叶在村道上打转,我踩着
青石板路回老厝,忽然听见巷口传来“叮叮当当”的敲击声。那声音清脆又有节奏,像一首老歌,一下子就将我的思绪拉回了小时候,是那位补锅匠来了,他还是老样子,挑着担子,一头挂着风箱和小火炉,另一头挂的是装着铁片和工具的木箱。补锅匠走路时身上的担子一颠一颠的,铁片还会碰撞发出“哗啦”的声响。

这位补锅匠姓陈,村里人都叫他陈师傅,他的个子不高,背有点驼,脸上总带着笑,见人就点头打招呼。每次陈师傅来村里,都会在我家门口支起摊子,他习惯先将风箱放在地上,接着生起火,把小铁锅架在上面,再往锅里放些碎铁片。陈师傅只要拉动风箱,火苗就会“呼呼”地蹿起来,映得他的脸通红。儿时的我喜欢蹲在旁边看陈师傅干活,见他熟练地拿钳子夹起铁片放在铁砧上,再用小锤子轻轻敲打,铁片渐渐变成圆圆的补丁,边缘还带着细小的纹路,我就觉得很神奇。

“补锅喽!”家当摆好了,陈师傅便开始大声吆喝,声音洪亮得很。不一会儿,附近的阿婆们就提着破了的锅围过来,有的人提着一口漏了洞的铁锅,说:“陈师傅,这锅用了十几年了,舍不得扔,帮忙补补吧。”陈师傅接过锅,用手指摸了摸破洞,又看了看锅底,点头答应:“没问题,保准补得结实,再用十年都没问题。”说完,陈师傅把锅放在小火炉上烤了烤,又用砂纸把破洞周围磨光滑,接着将烧红的铁补丁贴在破洞上,再拿小锤子轻轻敲平。最后,他还要往打补丁的地方涂抹一层特制的胶水。好似一眨眼的工夫,锅上的破洞就补好了,怕顾客不放心,陈师傅又往锅里倒了点水,说:“看,一点都不漏了。”

附近的孩子们都爱看陈师傅补锅,我和小伙伴们私下还讨论过这位老师傅是不是魔术师?不然怎么能把破了的锅变得完好如初。有一次,我不小心把家里的铝锅摔破了个洞,正不知怎么办的时候,门外传来陈师傅的吆喝声,我赶紧抱着锅去找他帮忙。陈师傅接过锅检查了一下,安慰说:“小事,我来补。”一会儿工夫,陈师傅不仅把那口锅补好了,还在锅柄上刻了一朵小花,说这样处理,家里大人看见了肯定不会再责怪我了。

陈师傅补锅的时候,也会给我们这些小孩子讲他年轻时走街串巷的补锅经历,说起路上遇到的人和事,他的语气总是慢悠悠的。有次陈师傅说起帮一位老顾客补好了使用多年的旧锅,那位老人家很感激,还拿了两个烤地瓜当谢礼,正巧陈师傅忙了一天还没吃饭,那两个地瓜也让他垫了肚子,暖了身子。多年过去,陈师傅说自己仍然记得那地瓜的甜香,他一边回忆往事,一边敲打着铁片,火光映着他的脸,眼角的皱纹里都藏着笑意。

如今,村里的人大多用上了不粘锅、电饭煲,很少有人再补锅了。陈师傅也老了,走不了太远的路,可他每隔一段时间仍会来村里一趟,给老人们补补锅,修修小物件。陈师傅常说自己干了一辈子补锅的活计,习惯了,他舍不得这门手艺,也舍不得这些照顾他生意的老主顾。

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。”陈师傅就像这老话里说的一样,用他的双手,修补着村里的老物件,也修补着邻里之间的情分。陈师傅的担子虽然旧了,背更驼了,可他的手艺还在,带给我们的温暖,也还在。

美文热读

退一步的风景

□周宏伟

难得有空去爬山,这天上山前,我一心盯着山顶的观景台,也把那条标记清晰的主路当成唯一目标。山道蜿蜒曲折,路边的林木浓密,我却无暇顾及,一心只想赶路,脚步急促,生怕耽搁了计划的行程。经过一处岔口,一时疏忽,我踏入了一条被荒草半掩的支路。起初以为这是一条稍偏的山路,没想到越往前走,看见的灌木越茂密,石阶也中断了,到最后,眼前只剩陡峭的崖坡,再无上行的通道。

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,脚下碎石松动,前方无路可通,想硬往上走,只会徒增危险。我站在原地喘息,汗水顺着下颌滴落,心里也懊恼自己贪心求快,走错了方向。望着逼仄的崖壁,我不得不承认,唯一的选择,只能向后退。

转身往回走的时候,我不再一心惦记山顶,目光也开始留意路边的草木。方才赶路时眼里只有高处,此刻缓步后撤,反倒看见了被我忽略的景色:一条窄窄的小径从岔口斜斜伸出去,藏在杂树之间,径边铺满野花。紫的地丁、黄的蒲公英、细碎的白茅花,一簇一簇顺着坡地铺开,风一吹,轻轻摇晃。眼前的景致没有人工修剪的整齐,也没有游人踩踏的痕迹,却别有一番韵味。

我顺着这条野花小径慢慢走,发现这里并不通往山顶,也没有指路牌。虽然不在计划内,它却是从错路退回来之后,意外赠予我的风景。风穿过林间,带着草木与野花淡淡的香气,鸟鸣此起彼伏,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,在地面投下晃动的光斑。这一刻,我忽然明白了,很多时候困住自己的并不是前路断绝,而是不肯回头的执念。

想起以前读过的一首诗:“手把青秧插满田,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心地清净方为道,退步原来是向前。”当时读完,我的心中并没有太多感触,直到此刻站在山林间,才有了真切的体会,想来人生路上,很多看似无路的绝境,换一个方向再看,或许就会发现转机就藏在转身之后。

我想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这句诗,可能写的也不全是一路向前的偶遇,有时这份柳暗花明,恰恰是愿意停下、愿意折返之后,才得以遇见。我以前总盼着前路豁然开朗,却忽略了通往新风景的入口,常常不在前进的方向,而在回头的岔道。

在野花小径停留许久,我终于重新踏上主路,后来还登上了山顶,可站在高处远眺时,心里却没有刚才在花径里的那种触动。山顶的风光是预设好的奖赏,而那片野花,是“退一步”才得来的惊喜。如此看来,许多执念都源于我把目标当成全部,我曾害怕走错,害怕折返,害怕所有偏离计划的选择都是浪费,可山教会我,路不止一条,适时后退,也会给困顿的自己留一点余地,放下必须一路向前的紧绷。

反观生活亦是如此,有时不把向前当作唯一的答案,退一步,放下非要抵达某处的执念,也会看见那些被赶路的目光错过的温柔。那些意外相逢的花,不写进行程,不计入成果,却能悄悄抚平内心的焦躁,让我们明白,风景,从来不只在终点。

百姓纪事

车轮上的少年往事

□汪 霞

年少时,我有过几次从脚踏车上摔下来的经历。印象最深的两次,至今想来仍历历在目。

第一次是上初中的时候,那时我家在城西,学校在城东,两地相隔有点远,姐姐经常在晚自习结束后,骑着脚踏车载我回家。那天经过一个陡坡,车子顺坡而下,一辆脚踏车突然从侧边小路窜了出来,它的后座装着货架,架子上堆着鼓鼓囊囊的袋子。那条路本就不宽,两车交会时,我的衣角忽然被那辆车的货架勾住,整个人瞬间被甩出后座,重重摔在地上。因为车速太快,姐姐没有察觉,依旧骑着车往前走。我当下疼得龇牙咧嘴,也顾不上呼喊,只能望着她渐行渐远。

直到有同学经过看见了,赶紧骑车追上去叫住我姐姐,她才刹车停下来。姐姐扭头一看后座上没人,吓得立马骑车往回赶,路灯昏暗,她看不清我的伤势,只得伸手在我眼前晃了晃,问:“这是几?”我脑袋嗡嗡作响,视线也有些模糊,随口答了一个“二”字。没想到姐姐听后更担心了,因为她伸出的是三根手指,误以为我摔得头脑昏沉、看不清事物,只得赶紧载着我回家,一路上还不停地安抚我。后来,父母仔细检查了我的伤口,确认只是擦伤,没有伤到头部和筋骨,姐姐才总算松了一口气。后来再提起这事,姐姐仍心有余悸,很长一段时间,她都不敢再骑车载人。

第二次从脚踏车上摔下来,我其实已经学会骑车了,父母还给我买了一辆新的女式脚踏车。只是当时住的老屋依山而建,门口的道路顺着山坡铺成,路边没有安装护栏,一路上除了上坡就是下坡,平路很少。第一次自己骑车出门,我心里忐忑不安,一段短短的平路都骑得小心翼翼。

可面对长长的下坡路,我还是慌了神,一时握不稳车把,车速变得越来越快。眼看控制不住速度,我只得用力捏住刹车,怎料最后还是连人带车摔进了路边的水沟里。正在附近摊子吃早饭的两位同学听见动静,连忙撂下碗筷朝我飞奔而来,他们合力把我扶到脚踏车后座上坐好,然后一个人握着车把控制前进方向,一个人在旁边扶着我。推车的那位同学一路小心避开坑洼的路面,也不敢走快,一顿折腾,好不容易才将我送到医院包扎伤口。那次,我的头上整整缝了七针,第二天,那两位同学结伴来看我,告诉我脚踏车送去维修了,还打趣道:“查看现场时,我们在乱石堆里发现了这个。”说完,其中一位同学递过来我的眼镜,没想到镜片没有碎,只是镜腿有点歪,我还调侃自己节省了一笔维修费,逗得两位同学忍俊不禁。

后来骑车,我下坡前总会先试刹车,转弯时也早早减速,再不敢由着性子冲。久而久之,我的车技提升不少,骑车时不慌张了,那条依山的老路也不再让我发怵。

如今,看见街头巷尾骑着脚踏车穿梭的少年身影,年少时骑车摔跤的画面仍会在我的脑海中浮现。不过当初的狼狈早已淡去,留在记忆里更多的,是姐姐焦急的牵挂、同学伸手相助的善意,还有车轮承载的少年情谊和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。

茶余饭后

菜 名

甲在朋友圈晒自己做的午饭,其中有一道菜是清炒藕片,他配文说这道菜的名字叫作“荷塘月色”。

乙点开这张照片一看,发现甲做的菜颜色很深,估计是老抽放多了,于是留言评论:“我觉得这道菜叫‘明月照沟渠’更贴切。”

用 心

顾客问花店老板:“有没有一种花,对方收到后能感受到我是用心挑选的?”

老板想了想,回答道:“有,您先买盆花回去养一年,明年再送出去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